



**MOST  
WANTED**

BORAN  
TO  
KILL

# 金三角风云

## 泰国坤沙贩毒集团

揭开金三角丛林马帮神秘面纱  
洞察博罗“民主建国”疯狂内幕  
再现武装贩毒团伙火拼往事  
坤沙集团覆灭之路令人触目惊心

程景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金三角风云

程景 著

艰难决战

董亮 著

缉毒狂飙

董幼鹏 著

殊死较量

董幼鹏 著

绝命追杀

董幼鹏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 总目录

[金三角风云：泰国坤沙贩毒集团](#)

[艰难决战：日本山口组百年风云](#)

[缉毒狂飙：哥伦比亚贩毒集团](#)

[殊死较量：美国五大黑手党家族兴衰](#)

[绝命追杀：意大利黑手党家族](#)

金三角风云

程景 著

**MOST  
WANTED**

BORAN  
TO  
KILL

# 金三角风云

## 泰国坤沙贩毒集团

揭开金三角丛林马帮神秘面纱  
洞察掸邦“民主建国”疯狂内幕  
再现武装贩毒团伙火拼往事  
坤沙集团覆灭之路令人触目惊心

程景 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

北京华文出版社

#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躲避追杀 大毒梟初试锋芒](#)

[第二章 贩毒发家 血洗剥蒙土司府](#)

[第三章 铲除异己 坤沙威震金三角](#)

[第四章 引狼入室 罗星汉果敢称雄](#)

[第五章 聚啸山林 残军贩毒谋生路](#)

[第六章 殊死较量 坤沙集团遭重创](#)

[第七章 乐极生悲 大毒梟逮捕归案](#)

[第八章 机关算尽 行刺未成落陷阱](#)

[第九章 冤家路窄 罗星汉一败涂地](#)

[第十章 绑架人质 金三角血雨腥风](#)

[第十一章 巧施奸计 大毒梟逃脱法网](#)

[第十二章 东山再起 武装联合兴风浪](#)

[第十三章 回光返照 “开国大典”惊世界](#)

[第十四章 曲终人散 坤沙投降归山林](#)

## 版权信息

书名：金三角风云：泰国坤沙贩毒集团

作者：程景 著

出版方：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

ISBN：9787531741978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金三角，这块贫瘠、愚昧、落后的土地，它遍野盛开的罂粟花，滋生出一伙令世界震惊的大毒枭。

他们组织“世纪商旅”贩运鸦片；他们花上百万美元，高薪聘请化学专家，提炼纯度达98%的海洛因，堪称毒品世界之一流。

他们打出“掸邦革命军”的旗号，占山为王，建立“掸国”，自选“总统”。一个“毒品王国”由此称霸金三角。

他们拥有几万贩毒武装，装配着最现代化的武器，同政府军刀枪相见、大动干戈，为谋取霸主地位独占毒品市场彼此钩心斗角、相互残杀。马帮古道、密林山寨，从此硝烟弥漫，枪声四起。

他们每年从毒品加工和贩运中，获取上百亿美元的暴利，金三角海洛因产量，占世界毒品市场四分之三以上。

一时间，毒源滚滚祸及全球，毒枭横行世界……

今天，尽管“毒品王国”已经覆灭，“掸邦军”也作鸟兽散，但“白色幽灵”依然挥之不去。

本书讲述的是发生在金三角这块土地上以坤沙家族为代表的几个贩毒集团的故事。坤沙集团的老巢虽属缅甸管辖，但他们发展壮大的二十多年却主要是在泰国这片土地上，各大贩毒集团之间一些惊心动魄的争斗也发生在泰国，所以习惯上把他们归为泰国的黑帮。

## 第一章 躲避追杀 大毒梟初试锋芒

在泰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处，“金三角”神秘莫测。这里贫瘠落后，却滋生出坤沙家族这样世界一流的贩毒集团。

坤沙自幼好武，因家族争斗被逼远走他乡。仰光街头拾破烂，拜武林高手为师。出于无奈，杀师兄初显身手。

澜沧江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穿过横断山脉奔腾而下，经云南西双版纳出国后改称湄公河，奔腾在南亚大陆的崇山峻岭之间，流经2888公



里注入印度洋，形成东南亚第一大河。

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处，喧嚣汹涌的湄公河夹带着大量泥沙，与蜿蜒曲折的掖赛河交汇。泥沙倒灌流入掖赛河，便在两河交汇处沉积。数亿年的地理运动，在两河之间形成了一块小小的三角洲。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每年三四月份，庄稼一片金黄。

今天人们所指的金三角范围要大得多，它包括缅甸东部萨尔温江西岸、掸邦高原、泰国西北部清莱府、丰颂府和清迈府一带，老挝西北部琅南塔省、丰沙里省、琅勃拉邦省和南塔河沿岸也都包括在内。金三角总面积在15万至2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当于我国台湾岛总面积的四至五倍。但实际面积有多大，恐怕谁也无法弄清楚。

金三角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大多是崇山峻岭，森林茂盛，气候炎热，这里虽说土壤肥沃，但一年中漫长的旱季不利于东南亚主要农作物的生长。加之交通极为闭塞，除了一条简易公路从泰国清莱府的首府清莱通往金三角腹地泰国的万欣镇外，各村寨之间主要靠羊肠小道联结。山民除种稻谷做口粮外，其他经济作物如咖啡、茶叶，收获后必须肩挑背扛，长途跋涉十几天，在平原地区才能找到买主。交易这般艰难使山民们觉得得不偿失。

1825年，英国占领缅甸不久，英国一家公司把大量罂粟种运到掸邦；1886年，英国占领整个缅甸后，强迫掸邦人民大规模种植罂粟。因为掸邦高原森林遍布，山民们放火烧荒露出大片土地，仅靠肥沃的腐殖层就可以连续几年使鸦片丰收。那里有漫无边际的山林荒地供山民们轮环耕作。加之种植罂粟无须复杂的技术，适宜的气候使罂粟生长三个月就可收获，一年可种三季，此后，罂粟花迅速在掸邦高原遍地盛开，并蔓延到缅甸的克钦、曼德勒等邦省。

从此，罂粟种子在金三角落地生根。山民们种植罂粟无须翻山越岭去出售，自有买主上门收购，甚至买主就常年住在村寨里，而且鸦片能卖出的价钱，高出其他作物十几倍。有了鸦片就能有现金，就能买自己想买的货物，就能有病求医生看病开药。鸦片甚至本身就可替代金银在市场流通。然而，山民并没有因鸦片而富裕起来，对他们来说，罂粟如同稻米茶叶，只不过是为了维持生计而种植的普通作物，暴富的是那些烟贩毒梟。

金三角是个多民族地区，除掸族，还有瑶、苗、布依、拉祜、傣

傣、佤、哈尼、克耶等族，各族山民们居住在上千个村寨里，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国籍，也不知何为国界。直至今日，不少村寨依旧是刀耕火种，村寨随着新开辟的耕地不时迁移。金三角地处缅甸、泰国、老挝三国的接合部，三国边境地区“山高皇帝远”，政府对他们的管治往往徒有其表，鞭长莫及，实际上谁也不愿去认真地管，当地的实权大都掌握在寨主或土司手里。

海洛因由鸦片加工提炼而成，5亩罂粟能收割5公斤鸦片，经过几道工序，鸦片被加工成吗啡，然后再提炼成海洛因，通常5公斤鸦片就能提炼1公斤海洛因。在金三角，鸦片收购价不过每公斤70至90美元；制成海洛因后每公斤售价2000至4000美元；在曼谷黑市每公斤售价为1.5万至2万美元；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其黑市批发价达12万美元；当运至美国纽约时，黑市批发可售20万至22万美元；由纽约分散到各州城市，海洛因上涨到每公斤200万美元以上。

巨额的利润促使毒贩玩命般冒险，不知有多少不法之徒，利欲熏心，铤而走险。尽管各国对毒贩惩治严厉，他们仍然拿生命做赌注，去贪图那惊人的利润。

在金三角地区，鸦片交易是一桩公开的买卖，谁都可以在集市像买日用品一样买到鸦片。一般专家认为，金三角的罂粟种植面积达6.7万公顷，其中缅甸达6万公顷，鸦片年产量1000吨左右。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有1.8亿人吸食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其中80%以上来自金三角地区。尤其在1960年以后，金三角鸦片贸易进入“黄金时代”。该地区生产的各种毒品悄然无声地大量涌向西方各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震惊了整个世界。“金三角”成了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每一个瘾君子都向往的享乐天堂。每一个政府都想控制这块土地，而那些烟贩毒枭则把这里当作不断牟取暴利的金库，他们建立起庞大的私家武装，垄断着毒品买卖，在深山老林的隐秘之处建起大大小小的毒品加工厂。

为了保护毒品生产基地，毒枭们组成拥兵数千的武装集团。这块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几乎无文化教育可言的地方，杀机四伏，神秘莫测，长期活动着多股反政府和其他毒品武装。而在众多的大小贩毒集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有三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中国国民党残军。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国民党第8军237师709团，逃出人民解放军的追剿，在团长李国辉的带领下，从中国西南边境窜入缅甸，在缅甸重镇大其力一个

不知名的山寨，与另一支国民党残军26军93师278团会合。两支残军加起来一千五百余人。随后他们宣布成立“复兴部队”，李国辉任“复兴部队”总指挥兼709团团团长，278团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

不久，已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奉蒋介石之命来到金三角，接管并改编了这支军队，撤销原“复兴部队”番号，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他宣布将709团改编为193师，李国辉任师长，将谭忠的278团改编成93师，彭程为师长，两师合成26军。这支残军曾一度发展到一万八千人。

当时残军为了生存，把部队一分为四：一部分约五百人，负责操练，主要是技术兵，如战斗骨干、电台联络员、炮手、机枪手等；第二部分约六百人，搞经营，项目有贩鸦片、贩木材、贩山货，筹集资金，然后把山外的食盐、粮食、药品、布匹、枪弹等物资运回大本营；第三部分垦荒种地；第四部分负责与外界联络并招兵买马扩大队伍。

他们凭数十年职业军人的经验，与金三角一带数百万华裔融合起来，逐渐在金三角地区崛起为最具实力的武装集团。他们投入马帮运输业，向泰、老边境贩运鸦片，换取金钱，后来蒋介石派人来收编，把他们撤回台湾，其中很多人拒绝去台，留在金三角继续武装贩运鸦片。在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国民党残军军官张苏泉，这位国民党黄埔军校后期毕业生，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中并未显示出什么军事天才，可以说是败军之将，但在金三角投靠当地毒枭坤沙后，却成为金三角的风云人物，被称为“雄才大略”，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的中国传统的谋略文化在金三角得到淋漓尽致的运用。他帮助坤沙阻击了缅军数次围剿，又设计利用舆论宣传，救出了狱中的坤沙，最后又帮助坤沙建立了所谓“掸国”，同时为“掸国”训练出一支颇能打仗的掸军。

正是在这帮残军的扶植和带动下，在华裔后代中生长出金三角最负盛名的“鸦片军阀”。在各方势力的冲突组合中，在与缅、泰、老三国政府军的围剿战斗中，为争夺势力范围，使贩卖鸦片获得更大利润，他们与其他贩毒武装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争霸战。

金三角第二股力量是缅甸的掸邦土司后代坤沙的武装贩毒集团。缅甸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缅甸王朝的行政机构是松散的，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行政机构。掸族是缅甸的第二大民族，占全国人口的20%，约600万人，主要居住在掸邦高原。在历史上，缅族人曾三次建立统一王朝，并对掸族等少数民族邦国征战，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怨和隔

阉。掸邦居住的山寨，由世袭的头人，也即土司掌握着实权，保持着对中央主权的独立性，中央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往往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土司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世袭地位，一方面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私人势力，建立起自己的护家看门的武装力量。

坤沙在金三角建立起自己的毒品王国，不仅拥有庞大的私人武装，配备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还总结了金三角第一代大毒枭罗星汉的经验教训：早期的马帮贩运鸦片，长途跋涉，数百条牲口最多驮运几十吨鸦片，路远目标大，又需要大量武装人员押运，极不安全。于是，他紧紧抓住最能赚钱的两个环节——加工与运输，并进口了一批加工提炼海洛因所需的化学药品和仪器设备，在其大本营满星叠附近的高山密林中建立了十几个海洛因加工厂。他的高纯度海洛因满足了西方瘾君子的口味，使他们过足了瘾，于是金三角名声大振，海洛因源源不断生产出来，达到每月向外界提供50吨的规模，同时，浓缩的海洛因重量轻、体积小、运输方便，省去了繁杂的运输之苦，此举为坤沙挣足了钱财。

坤沙利用这些钱财大力发展武装力量，曾拥有一支两万余人的部队，除配备了常规的美制M16突击步枪外，还通过黑道购置了苏制萨姆地对空导弹、直升机等，尤其是他用重金收买了国民党残军团长张苏泉，委任其为“军师”，从此如虎添翼。在张苏泉的密谋策划下，蛊惑人心，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把罪恶的贩毒勾当说成是争取掸邦的民族独立，把自己的私人贩毒武装改称为“掸邦革命军”，直到1993年成立所谓的“掸国”，坤沙自任为掸国“总统”。

金三角的第三股毒枭力量是“鸦片将军”罗星汉。

罗星汉是金三角第一个大毒枭，其贩毒集团在金三角建立了第一代毒品王朝，使金三角成为举世闻名的毒窟，并孕育了下一个更大的坤沙贩毒集团。

罗星汉家族从曾祖父起，就一直生活在缅甸掸邦的果敢县。他本人却是地道的华人后裔。罗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是村中首富，其父人称罗四老板，有四个儿子。此人善于经商敛财，在罗氏家族中属于“朝”字辈，在同辈人中出了不少地方上的显赫人物，如：罗朝中，国民党时期云南“干修团”毕业生；罗朝相，果敢县教育局局长；罗朝栋，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团长。罗星汉属“星”字辈，他的堂兄妹大多在台湾求学，后多数留居于台湾。罗星汉的小妹罗星菊1981年从缅甸辗转去台湾，一

直定居在当地。

罗家几代男儿都喜欢到中国读书做官，他们非常认同中国文化。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残部从中国大陆溃退于缅甸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以保镖的身份帮助当地鸦片种植者把毒品运到泰国等国家换取黄金，从而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来维持军队开支。当年罗星汉投靠残军做了一个班长，在贩运鸦片的活动中为自己积聚一大笔钱财，同时也丰富了日后成为一个毒梟的经验。

罗星汉贩毒颇有心机。他极善交际，泰、缅、老的政府要员，军队、海关、邮政、法院等部门官员，他大都以金钱贿赂，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政府军稍有风吹草动，便有人送情报，或帮助解救被政府逮捕的贩毒分子。他的鸦片生意不仅在金三角，在曼谷、仰光、新加坡、马来西亚到处都有他的毒品窝点。他建立的罗家军虽然成分复杂，但武器精良，战斗力很强，连缅甸政府正规军也不敢轻视。

罗星汉就这样慢慢发达起来，成了其他毒品军阀学习的“榜样”，20世纪60年代，人们称罗星汉为“鸦片贸易大王”。

金三角满山遍野盛开着美丽而邪恶的罂粟花，像一群群浓艳、丰硕、充满诱惑的妓女，疯狂地向世界四处蔓延。毒品侵蚀多少本是健康人的身心，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丧失人格，堕落犯罪。吸毒、贩毒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搅得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金三角被人们称为当今世界三大毒品产地之一。

也就是在这块充满神秘的蛮荒土地上，以上三股武装贩毒集团，为获取暴利，相互利用，相互残杀。

本书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块神秘土地上的掸邦毒梟的故事。

1933年4月13日，缅甸东部掸邦高原已是酷暑季节，莱莫山弄亮大寨笼罩在一片炎热的阳光中。午后，寨中一幢木楼上传出阵阵婴儿的啼哭声，莱莫土司的女儿生了个小土司。

这个小土司出生后大哭不止，寨子里所有做过母亲的女人都赶来帮忙照料，还是无能为力。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一直哭到第三天晚上，一个仆人在屋里抽了一杆鸦片，烟雾在屋里缭绕，香气四溢，婴儿闻后突

然停止哭闹，睁着亮亮的小眼睛四处张望，不一会儿便安然入睡了，使莱莫寨人大为惊叹。

小家伙聪明灵巧，深得全家人喜爱。外祖父给他取名坤沙。坤，是泰语“先生”的意思；沙，弄亮大寨后改称“沙村”。“坤沙”组合意为沙先生或沙土司。他的中国父亲为儿子取名张奇夫，这个中国人的名字意在成为一个不寻常的大丈夫。坤沙这个名字数十年后成了金三角一代毒梟的代名词，他的本名张奇夫却鲜为人知。

坤沙的父亲张振宇，据说是中国山东临淄人。有一年，他随一队云南商人来到莱莫山，在金三角各地足足待了大半年。掸邦的土司很乐意与中国商人打交道，他们把高原山区的土特产、木材、药材、皮货、鸦片等贩卖给外来商人，又从商人手里换进小工业产品、珠宝、布料等到山里出售，往往获取丰厚的利润。这个做珠宝生意的年轻人，不仅做生意讲信用，出手大方，且相貌英俊，举止文雅，文武双全，他朴实谦和的性格使他与莱莫山周围村寨的人打得火热。

金三角腹地的掸邦人，由于交通闭塞，地处偏僻，与外界接触极为有限，统治权实际都掌握在几十个当地土司手中。每个土司都有自己的地盘、军队和寨民。莱莫土司家大业大，生意上挣了大钱，又在自己的地盘上设卡征税，向过往商人收取银两。加之鸦片年年丰收，质量上乘，莱莫土司家在当地富得流油。寨子也富足强大起来，土司本人成了莱莫山一带最具实力的人物。

莱莫土司尽管百事顺心，但一直膝下无子，直到中年才得一女。现在，莱莫土司担心土司之位无法传承下去。

莱莫土司的女儿此时19岁，出落得丰满诱人，美丽大方。莱莫土司一直盼望女儿招个上门女婿，继承家业，延续香火。无奈这个从小被土司百依百顺惯了的小姐，心性高傲，百般挑剔，数次相亲没有一个让她春心摇曳的意中人，土司心里十分着急。

中国商人张振宇的出现，使目光高远的土司女儿眼神明亮起来，按捺不住心中的爱慕之情，频频暗送秋波，经常找借口与小伙子接触，送去万般柔情。几经接触，小伙子也喜欢上了美丽泼辣的土司女儿，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在一个美丽的黄昏，小伙子如约来到一个棘草丛生的山岗。远远望

去，土司的女儿沐浴在一片橘红色的晚霞之中，美丽无比。阵阵的山风吹来，撩起她迷人的秀发，掀动她单薄的衣衫，土司女儿丰满的胸部紧张而有节奏地起伏着。

小伙子顿时春心激荡，抱起姑娘，走进一片灿烂盛开的罌粟地。月亮升起，皎洁的月光洒在姑娘美丽的躯体上，望着那双含情脉脉的双眼，那古老而神秘的诱惑无法抗拒，小伙子一阵狂喜，紧紧搂着姑娘狂吻起来……

从此，这个从中国来的年轻商人留了下来，做了莱莫土司的上门女婿。

坤沙所属的掸族，在中国称为傣族，在越南、老挝称为泰族，泰国称为濠人。在缅甸国境内有掸族近800万人，掸族人60%住在掸邦，那里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占缅甸国总面积的25%，人口占全国的20%。

据英国学者古伯里考证，掸族发源于中国的阿尔泰山。坤沙的外祖父家原是云南大理国人的后裔，其远祖迁移缅甸，居住在掸邦莱莫山一带，与掸族子女通婚繁衍，据说至今已有八代二百余年的历史。

这些远祖来自中华大地的农耕民族，似乎对中华文化认同很深，坤沙自己和他的外祖父都取有中国名字。坤沙4岁的时候，老莱莫土司特地从山外请来私塾先生，在先生的严厉管教下，坤沙识字作文，舞枪弄棍，还算勤奋。

坤沙有个二叔叫张秉舜，性格豪爽，颇有韬略。他进出都挎着当时流行的20响盒子炮，枪法很准。他抬头随手一枪，天空飞过的鸟雀便应声落地。坤沙很小就跟着他遍山漫野里寻鸟雀练枪法，落下的鸟雀掉进灌木丛，二叔挥着盒子炮大声呼喊，坤沙便钻进林木中寻找猎物。傍晚回来，坤沙背着一串串沾着血渍的鸟雀，乐颠颠地走在山寨的泥泞小路上。

有一次，坤沙跟着二叔进山游荡，来到一个泉水积成的小河边。此处林密叶茂，绿草如茵，四周万籁俱寂，只听见山泉叮咚和鸟雀啁啾。二叔解下盒子炮扔在地上，敞胸露怀躺在草地呼呼大睡起来。坤沙盯着地上的盒子炮精神一振，托在手上玩弄起来，突然“砰”的一声闷响，坤沙猛地跳起来，摔进身后的小河里。他二叔惊醒后，望着河中扑腾挣扎

的坤沙，张开嘴哈哈大笑。

就是在那一天下午，坤沙开始向二叔学枪法。在二叔的指教下，他双手紧握盒子炮朝天放了第一枪，只是身子和双手抖了一下，自己依然稳稳地站立着。他兴奋地喊叫起来，从此弄枪玩刀乐此不疲。

坤沙一天天地长大。莱莫土司把振兴山寨的希望寄托在心爱的外孙身上，常给他讲述些远古掸族的历史故事。那时邻近的剥蒙土司山寨正虎视眈眈，暗里准备侵吞莱莫土司的山寨。这两个老土司几十年来一直不和，可以说是多年的仇人。近几年，剥蒙土司靠寨民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发了财，购买了大量枪支，武装了一支二百人的队伍。而莱莫土司年老体衰，也想依靠鸦片让寨民们富裕起来，但总觉得力不从心。尤其剥蒙土司有意为难作对，在山路上设卡收税，盘剥欺负莱莫寨人，甚至半路拦劫莱莫山寨贩卖鸦片的马帮，强行收购，只象征性随便给几个钱。寨民尽管十分气愤，告知莱莫土司，但老土司势单力薄，靠几十支老枪土炮斗不过剥蒙土司，往往只有忍气吞声。

每天傍晚，莱莫土司总是领着小坤沙出寨散步。中间坡地罂粟盛开，红色的白色的罂粟花迎着夕阳，灿烂艳丽。站在山顶上，望着山下万顷罂粟，老土司黯然神伤。他用浑厚的声音对外孙说道：“孩子，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莱莫山将来要靠你来支撑。”

坤沙那时还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记恨着莱莫山的仇敌剥蒙土司。

从此，老土司的话深深刻在坤沙幼小的心灵，使他从小就意识到自己是这里的主人，甚至在他以后数十年的传奇生涯中从未忘记过。

在这一年里，莱莫土司曾有过一次振兴山寨的机会。

1942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紧张、双方鏖战最激烈的时期。这场席卷整个世界的风云涌进了古老的掸邦山区。这年2月，泰国军队在日军的支持下，侵占吞并了掸邦，赶走了英国人。日本人把太阳旗插遍了缅甸各城镇。

仰光总督府前“米”字旗凄凉落下后，站在旗杆下鼓掌欢呼、望着太阳旗傲慢上升的，竟然是几年来领导全国人民反英抗暴的领袖人物德钦昂山、奈温等人。他们寄希望于借助日本人赶走英国人，赢得民族独



立。

民族政府形式上成立了，昂山出任国防部长兼国民军司令。但随着日本人对缅甸人民的血腥杀戮、野蛮掠夺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缅甸人认识到几年来的努力，仅仅是换了面旗子，新来的主人更为残暴。

于是，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渐渐地产生。缅甸国内抗日武装涌起，曼德勒、阿拉干、土瓦等地拉起了抗日的武装，展开了游击战，并建立了根据地。

掸邦各村寨对泰军联合日军在掸邦的胡作非为甚为愤怒。土司们拒绝与泰国人合作，拉起大大小小的队伍，抗击日泰联军的侵扰，保卫着自己的山寨。

坤沙的二叔张秉舜在家待不住了。他身上的掸族民族主义情感颇为强烈。后来，他探到消息，中国远征军一余部93师撤到距莱莫400里外的中缅边境。于是，他暗自一阵兴奋，把驱逐日本鬼子的希望寄托在来自“祖国”的人身上。他带着两个亲信随从，翻山越岭，奔走于密林峡谷中寻找中国抗日远征军部队，在93师宿营地见到了师情报处长汪直年。听完他们的陈述，汪直年对其仰慕“祖国”的思想行为大为赞赏，请示师长后，送给他三十支美制卡宾枪，并任命他为 中国远征军26军93师莱莫游击司令。

张秉舜捧着盖着朱红大印的委任状，神情兴奋，在莱莫山区招兵买马，拉起一支有三百人的抗日队伍。莱莫土司的对头剥蒙土司慑于这张黑字白纸的文书也变得老实乖顺，再也不敢侵扰莱莫山寨。

1944年，中国国民党再度组建远征军，几十万抗日队伍和从印度出发的十万中国驻印军以及英美联军兵分两路攻入缅甸。中缅边境日军据点一个个被飞机大炮攻克，日军节节败退。张秉舜率领几百人的游击队为中国军队93师引路，包抄追击日本溃军。战斗中，他击毙日军几十人，抓获了几名俘虏。到昂山将军发动总起义，盟军光复仰光时，他已拥有四十多支枪和上千人的武装。

但正当张秉舜的队伍日益壮大，剥蒙土司慑于莱莫土司强大的武装俯首称臣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天深夜，仆人们服侍张秉舜入睡后离去了。那一夜如往日一样，山寨一片宁静，在屋外就能听到张秉舜酒后很响的呼噜声。到第二天上午，却不见张秉舜起床出门，手下

人不敢惊动他，直到中午才有人小心翼翼地进屋喊，这时才发现他已直挺挺地死在床上。

张秉舜之死成了一个谜，不知是内奸所害，还是他们的老对头剥蒙土司派人暗杀，无人能说清楚。但事过不久，剥蒙土司宣布莱莫山区众山民只受他一人节制。此时，张秉舜的死使张家军人心涣散，不到一个月跑掉了将近一半，剩下的大部人投靠了剥蒙土司。

剥蒙土司突然变得张狂起来，据说他获得英国人的支持，怀里揣着英国人的委任状。

而莱莫山寨经过这次动荡，只剩下四百五十人的松散人马，且三五一群逃散的现象经常发生。

有一天，莱莫老土司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天清晨，一位走出寨子的山民惊叫着跑了回来。莱莫山寨被剥蒙土司数百人的武装团团围着，他们大声吆喝着要莱莫土司交出山寨，举白旗到剥蒙土司面前投降。

年迈的莱莫土司来到寨子中间的场地上，身边聚拢着一群带着武装的人马。有人大声嚷叫，要与剥蒙的人马决一死战，老土司望着大家苦笑着摇了摇头。莱莫土司家族已今非昔比，队伍逃的逃，散的散，剩下不足百余人，留下的都是土司家族的亲信卫队，或山寨家兵。剥蒙土司有英国人做靠山，又靠贩运鸦片赚了大钱，如今兵强马壮，若去死拼必吃大亏。

于是，老土司劝大伙散开，想办法逃出山寨，留下的山民以后就听从剥蒙土司的调遣，俯首称臣。

卫队中，有几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在叫不服，操着枪朝寨外冲去，迎面立即射来一排密集的枪弹，几条汉子倒在血泊之中。

就在这时，剥蒙土司手下的数百人一片喊杀，朝寨中冲过来。卫队两个头领立即扶着老土司，沿着寨后的深水沟向山上撤退。

眼前发生的一切，坤沙站在自家的楼上，看得一清二楚。当剥蒙的人马朝寨子发动进攻时，他双手握着一杆20响的盒子炮，连续朝人群射击，立即招来一阵猛烈的枪弹。这时几个卫兵冲上了楼，他们抱起坤沙

也朝山后跑去，后面的人穷追不放，他们其中两人中弹倒下。正在这时，老土司挣扎着回来救坤沙，两个卫队头领挥枪击倒了几个追兵，才压住了对方的气势，他们乘机跑进了密林之中，摆脱了追兵。

他们在一片老林里搭了几顶茅棚住了下来。几位卫兵对莱莫土司还算忠诚，不忍心抛弃土司一家老小而去，他们常在夜里潜伏下山弄点吃的回来，采些林中的野果，打些山上的猎物勉强度日。

现在的坤沙已长成十二三岁的少年，下巴已生出绒毛，喉结已突出，声音也变得粗哑，叔父突然被人暗算，母亲年纪轻轻的就早逝，整个家族又遭剥蒙土司的追杀围剿，弄得有家不能归，他满腔怒气，常紧握双拳朝着群山大声吼叫。

外祖父因又累又气病倒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坤沙正守护在病重的外祖父身边，窗外突然飞进一道白色的闪光，击落了挂在木柱上的马灯，屋内顿时一片漆黑。紧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破门蹿进来，举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对着老土司的心窝猛刺过来。

坤沙“啊”一声，同时抽出屁股下的木凳朝黑汉膝上砸去，黑汉痛叫一声双膝跪下，又扭身扑向坤沙，此时坤沙已拔出手枪击落黑汉的匕首。

那人疼得惨叫着逃出门外，坤沙追出门又朝黑汉连放数枪。这时几位护卫队员闻枪声提着马灯赶来，灯光下那刺客已死在坤沙的枪弹下。

外祖父把坤沙唤到床前，说这刺客必定是剥蒙派遣来的。老外祖父悲怆地叹了一口气，轻轻地抚摸着坤沙的头，凄凉地说：“孩子，树大招风，这是我们家族命中注定的劫难，我将入土了，你还小，人家正在势头上，枪多人众咱斗不过他们。剥蒙做事有缠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今天第一次也就有明天第二次，万一你有一个闪失，莱莫山寨和我们全家都完了。”

老土司让人扶着站了起来，对两位贴身卫士说：“就劳驾你们把他送下山去，隐姓埋名到外地避几年风头。”

坤沙心似刀绞，双手死死握着外祖父一双苍老的手，他没有哭，眼

眼睛瞪得滚圆。外祖父流着泪，说：“人一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难料，”他喘着粗气，口吻却异常坚定地说，“莱莫家的希望在你身上，这里的山山水水是属于你的。”

就这样，第二天清晨，坤沙草草收拾几件换洗的衣物，在两位卫士的护送下，与病卧在床的外祖父洒泪相别，开始过着逃亡和流浪的生涯。

背着包袱的坤沙越过金三角无数崇山峻岭，跨进缅泰边界，经过十几天的跋山涉水，来到泰国清莱府的一个山寨，寄居在外祖父的一个远房亲戚家。

亲戚家两口子已过中年，一直未能生养子嗣，坤沙的到来使两口子开始欢喜了一阵，对待坤沙十分客气。寄人篱下的坤沙也很勤快，挖地种菜，砍柴割草抢着去做。吃惯了土司家伙食，坤沙也不计较农家的清淡饭菜，总是装出津津有味样子。

只是坤沙极少言语，围着小油灯，全家三口人往往大半夜不说一句话。平日在家他对待两口子也如同陌生人，除了有事点头打个招呼，其他时间像个哑巴。有时，他在寨子前的树林里独自转悠，亲戚担心他是想家，百般开导，对他照料更加周到，但他依然是老样子不改[此书 分享微 信jnztxy]。

亲戚开始失去耐心，脸上常露出愠怒的神色。

有一次，坤沙砍完柴回家。亲戚两口子正在吃饭，菜碗里赫然堆着几块肥肉。自农历春节以后好几个月，这是坤沙第一次看见肉。他转身盛饭，回眼菜碗里的肉全不见了。当时，他没有作声，默默地吃完饭，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

莱莫山寨如今怎么样，老外祖父是死是活，自己在这个小山寨再待下去毫无意义。亲戚家是个本分人家，这样下去他们难以容忍自己，自己不应长期在这里生活。

第二天大清早，坤沙背着包袱走了。

山路崎岖，林海苍茫。坤沙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沿途几乎靠乞讨度日，有时帮人做些短工，晚上随便找个避风的角落睡上一宿。

后来他听说有个叫仰光的大城市，热闹繁华，许多人都奔往那里谋生，并且有人发了大财。

到了仰光，却感到仰光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美好。他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虽然出生在金三角的穷乡僻壤，但从小生活在土司之家，一直娇生惯养，在亲戚家劳作了几个月，干的大都是田地里的农活，在仰光他几乎找不到事做，想干苦力别人不是说他年纪小，就嫌他力气不足。他想到去替人当保镖跑马帮，跑了几家镖局，那些大汉们把他当作不懂世事的孩童轰出大门。

在仰光，他只好要饭捡破烂过日子。一次，他连续两三天没有要到一口吃的，又到垃圾堆里翻找。忽然，他发现了一只大塑料袋。他如获至宝，企望里面能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至少也能有一些变质的食品。可是，他翻着翻着，突然感到四肢乏力，头晕目眩，眼前一黑，便一头栽倒下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待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破屋里，面前站着一位老汉和一个小女孩。老汉见他醒来松了一口气，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小女孩拿着一块又黑又脏的毛巾替他擦脸。

原来，他昏倒后，正遇上这位捡破烂的老汉也来捡垃圾，于是，就被好心的老人背回了自己居住的破屋里，守护了一天一夜他才醒过来。

从此，坤沙就跟着这一老一小捡破烂，每天早出夜归，在城里角角落落东奔西跑，饱一餐饿一顿，但总算勉强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那个被两个孩子称为根叔的老头，发现坤沙聪明机灵，相貌长得有些奇异，觉得他不能这样过一生。于是，他有意识地将从垃圾桶里捡来的破旧书本收集起来，整理干净。晚上，就着昏暗的油灯，教坤沙识字读书。由于坤沙童年时就接受过先生的教育，再想到外祖父当年的教导，自然百感交集，也更加用功。

有一次，他捡到半部破旧的《三国演义》，晚上就着灯光看入了迷，尽管只是半懂半不懂，却被里面几个鲜活的人物，彼此明争暗斗的阴谋诡计所吸引。根叔原来也是从中国过来的难民，见他如此喜欢《三国演义》，便给他讲述这方面的民间传说和故事。

可是，根叔不久就病倒了，尽管两个孩子拼命地捡破烂，换来的钱

也少得可怜，治根叔的病简直杯水车薪。天气变凉了，根叔的病愈来愈重。

一天，一位叫董伯南的来看望根叔。他同根叔都来自中国的河南，据说他是八卦掌大师董海川的第五代传人，当时在仰光开了一家中华武馆，广收弟子，专门传授中华武功。他本来与根叔是患难之交，只因与根叔争夺一家武馆的掌门人，便与根叔擂台比武。根叔败在其手，并受了不轻的内伤。从此根叔退出了武门，靠捡破烂为生。

董伯南拉着根叔的手，深情地说：“咱们现在都是天涯沦落人，像无根的浮萍，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万望你开口。”

根叔指着两个孩子，笑了笑说：“我到这把年纪，也到该死的时候了，只是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照料。”

董伯南点点头，满口答应下来。

根叔病逝后，董伯南便带两个孩子回到武馆。从此，坤沙在武馆里白天帮着干些杂活，晚上就跟着董伯南习武。坤沙从小跟着父亲习武练枪已有很好的基础，加上人又聪明机灵，勤奋吃苦，武功日益长进。董伯南非常喜爱坤沙，把坤沙收为关门弟子，悉心传授祖传的梅花八卦掌。

坤沙全部身心沉醉在练武之中，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去院子里蹲马桩，走梅花木柱，击沙袋，一直练到日光照进院子，人们开始为生计忙碌才歇手。

在董伯南的严格调教下，坤沙练出了一身好武功，特别是那套梅花八卦掌，他已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师傅也为之叹服，称赞他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五年以后，董伯南师傅被一场伤寒夺去了生命。武馆不能一日无主，坤沙主动挑起管理武馆的重担。当时他少年的伙伴小兰在一家饭店做招待，也回到武馆帮助坤沙做一些家务杂活。

坤沙年纪轻轻就担负起主持武馆的重任，把武馆办得有声有色，在当地颇有名气，登门拜师习武者络绎不绝。

正当他一门心思继承师业，为发扬光大中华武功而努力时，武馆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夺掌门的搏斗。

坤沙的大师兄吉仓，对师傅偏爱坤沙早就心存不满，师傅临终前又把武馆的大小事全部交付给坤沙，这就更惹得吉仓怒气难消。

一天，他邀了几个平时关系密切的兄弟一块喝酒。酒后乘着酒劲满腔豪气地叫道，开武馆靠武功服人，武馆的掌门人也必须得武功第一。他提出比武决定谁是武馆的掌门人。

坤沙知道吉仓心怀叵测，对自己嫉妒不服，便在全武馆的人面前同意了她的要求。

第二天中午，武馆院子里一片阳光，树木婆娑，师兄弟俩在院子里展开了拳脚。

吉仓求胜心切，出手便对坤沙发起凶猛攻击，坤沙不紧不慢刻意防守。吉仓见不能速胜，开始表现出烦躁的情绪，于是使出全身的解数直逼坤沙的命门。坤沙略为一惊，心里知道师兄不仅是要和他比武争做掌门人，还要将他置于死地，但他依然不动声色，一招一式沉稳地抵挡住对手的凌厉攻势。

开始，其他的师兄弟都为坤沙捏着一把汗，因为吉仓的用心使大家气愤，后见坤沙闪展腾跃，应付从容自如，而吉仓此时头冒大汗，眼神暗淡，气势大弱，于是师兄弟们大声喝彩，全部站到坤沙一边。

吉仓此刻手脚逐渐显得迟缓，取胜已不可能，加上师兄弟们又为坤沙助威呐喊，便孤注一掷，只见他右手一扬，一道寒光直奔坤沙咽喉。

师兄弟们都大惊失色，齐声惊叫起来。

躲避已来不及了，坤沙大叫一声，朝后一仰，躺在地上。待吉仓朝前走了两步，坤沙又突然一个鲤鱼翻身，腾空一脚踢在吉仓的下颌。只听到一声惨叫，吉仓跌出两丈开外，坤沙一个腾步又一脚踩住吉仓的咽喉。

坤沙移开脚步，一把提起吉仓，指着大门说了声“你走吧”，便转身走进屋里。

吉仓恨恨地瞪了坤沙一眼，拂袖而去。

众师兄弟此时缓过神来，大声吆喝，齐声鼓掌叫好。

三个月后，坤沙离开仰光到外面办事，回来的那一天，在路口小兰一把拉住他，对着他伤心地流泪哭诉。原来，吉仓与坤沙比武失败后，投靠了仰光的一个黑社会组织，不久就做了个小头目，他吞不下对坤沙的怨恨，带着十几个弟兄，气势汹汹地杀进了武馆。

武馆的弟子见吉仓带来十几个持枪荷弹的黑社会杀手，顿时不知所措，谁也不敢吱声。小兰听说吉仓带人来惹事，急忙出来与吉仓理论。

吉仓摇晃着手上的短枪，冷笑着说：“俺现在懒得动手脚，玩起这钢铁般的伙计，这东西可不好惹，就是有飞檐走壁的本事，我一抬手就像打只小鸟一样。”

小兰气愤地质问吉仓想干什么。

吉仓说：“很简单，叫坤沙滚蛋。”

小兰大声说：“坤沙出门了，有事等他回来再谈。”

吉仓把手一挥，领人冲进屋里，坐到一把太师椅上说：“我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

他涎着脸对小兰说：“师妹，此次坤沙是必死不可，不过，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过坤沙。”

吉仓嘿嘿一笑，朝手下人撇撇嘴，他们便退了出去。

小兰不知道吉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欲问他，吉仓反手关上门，一边抱起小兰朝屋里走去，一边淫笑着说：“跟老子结婚，做武馆掌门的太太。”

尽管小兰大哭大喊，终于抵不过吉仓的暴力，小兰被其占有了。

听完小兰的诉说，坤沙猛然推开她，发疯般朝武馆跑去。

守在武馆大门口的吉仓手下人不认识坤沙，还未等他们缓过神来，



坤沙就把他们提起扔到院子里。坤沙拔出手枪抬手击落吉仓新立的一块招牌，大声喊道：“吉仓，有种的快出来，想弄枪，老子好久未玩手正痒着！”

屋里没有动静，坤沙正欲闯进去，后面突然传来吉仓的冷笑声。吉仓带着一帮人涌进门，两边院墙也爬满了人，端着幽蓝发光的卡宾枪对着坤沙。

正在这时，小兰猛然闯了进来，紧紧抱住坤沙，大声哭喊着：“吉仓，你这个畜生，要开枪就打死我吧！”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吉仓见小兰这般护着坤沙，顿时怒从心头起，恶狠狠地说，“我成全你们，就死在一起吧。”

小兰扑过来死死拉着吉仓的手臂，跪了下来，苦苦哀求吉仓放过坤沙，并说自己愿意服侍他一辈子，只要他放走坤沙。

吉仓这才松了口，让手下人拿掉坤沙的手枪，命坤沙立即离开仰光，不然从明天起随时都可能死在他的枪下。

坤沙冷冷地看着吉仓，神秘地笑了一声，说：“你我后会有期！”转身走出大门，身后传来小兰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坤沙哥！”

坤沙没有离开仰光。他又重新住进早年同根叔生活在一块的那幢废弃的破屋里。白天缩在墙角睡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带上师父留给他的那把短剑，悄悄朝武馆走去。他悄无声息地干掉门口的哨兵，潜入武馆院内。

吉仓这时还没有睡，正躺在床上抽大烟。他拔下烟嘴喊小兰送水来，小兰在侧边的厨房答应。

坤沙飞快地闪进屋朝吉仓扑去，一股浓血从吉仓咽喉奔涌而出。

坤沙反身出门迎面碰上小兰，正欲开口说话，小兰一时吓蒙了大叫一声，手上的水盆摔掉地上。周围的人听见响声惊醒了，坤沙拉起小兰就往外跑。

狂奔一阵后，小兰渐渐跑不动了，她挣脱开坤沙的手说：“坤沙哥你走吧，别管我了。”

小兰突然“唉哟”一声，一颗子弹飞进了她的腹部。坤沙抱起小兰又拼命朝前跑，闪进一条小街穿过几个胡同，才躲开追杀的人群。

他守护着小兰的尸首，在破屋里呆呆地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深夜，他又潜回武馆，一把火烧掉了武馆。

事情闹大了，坤沙的声名震动了仰光警方。仰光警署出动大批警察搜捕坤沙。

坤沙就在破屋里挖了个坑，掩埋了小兰的尸体。他默默地朝破屋鞠了个躬，点火烧掉了小屋。

他知道自己在仰光已无法立足，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掸邦才有他的用武之地。

他想起外祖父对自己说的话，他要做那里的主人。

## 第二章 贩毒发家 血洗剥蒙土司府

回乡路上，改道山林入伙。贩送鸦片，马帮道上大显身手。出手大方笼络人心，为报家仇，重返弄亮大寨。

借美人巧破剥蒙土司府，杀剥蒙称霸莱莫山区。

在回莱莫山的路上，坤沙又改变主意，想到自己离开山寨在外面混了几年，除了练了一身的武艺和枪法，其余一无所有，如今自己是个堂堂的汉子，有何面子去见江东父老。

那鲜艳妖冶的罌粟花，也许能为自己提供一个施展雄心抱负的天地。他壮了壮胆子，决定去闯山道上闻名的胡家马帮。胡三爷雇着一伙枪法如神的镖客，专为远方前来收购鸦片的毒贩护送货物。

坤沙直奔胡老板的住宅，进屋把包袱往桌上一甩，冲着后房大声问道：“老板要不要炮头？”

竹帘一掀，胡三爷踱着方步走进前庭。他一手端宜兴壶，另一只手背在身后，问道：“朋友，在哪里发财？”

坤沙说：“老板别的无须多问，我可不可以试试家伙？”

“好，爽快，”胡三爷围着坤沙上下打量一番说，“倒是一表人才。”

说完，他立即沉下脸，揭起壶盖扬手往上一抛，壶盖飞出大门：“朋友看招！”

坤沙早有准备，飞速拔枪，反身一扬手，“叭”的一声枪响，壶盖在空中炸成碎片，散落在院落。

院子里的枪手们大声叫好。

胡三爷却依然不动声色，把手上的茶壶重重往桌上一搁，一位大汉从胡三爷身后闪出，朝坤沙脑门猛击一拳，坤沙轻盈往后一跃，出了大门。大汉跟着追出来又猛然飞起一脚。坤沙这次没有躲避，只见他侧身让过，在空中抓住大汉的脚腕，借力猛地往前一推，大汉在空中打了个滚，重重地摔在大门旁的木壁上了。

胡三爷禁不住大喝一声：“好，果然身手不凡，是百里挑一的好手。”

胡三爷客气地让坤沙在客厅里坐下，泡上香茶，很诚恳地说：“朋友，凭你的本事，我胡某是求之不得。但看来你也不是门外人，懂得干我们这行的规矩，那就是从来不收陌生人。”

坤沙转身从包袱中取出一把佩刀，刀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他递给胡三爷：“老板，你该认识这把刀吧。”

胡三爷接过佩刀，翻来覆去看了看，问道：“这刀怎么落到你手

里？”

坤沙哈哈大笑：“二十年前，你护货到西贡，被人劫了镖，你受了伤，是你的一个叫马成的兄弟把你背了回来，胡三爷，这把佩刀足以说明我并非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吧。”

此时，胡三对坤沙已深信不疑，他知道马成绝不会轻易把佩刀交给别人，除非自己最好的朋友需要帮助。

“不用再说了，娃子你留下吧。”

坤沙在胡三爷身边留了下来，成了马帮里的一名枪手，但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尽管坤沙知道胡三爷十几年前是他叔父手下的一名小头目，但他没有对胡三爷说出来，依然守口如瓶。他随着雇主收货送货，护送驮满鸦片的骡马走遍了泰、老、缅边境各处村寨。对各地区的地形，鸦片种植面积、产量、质量都了如指掌，为他日后成为贩毒大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马帮的人出生入死，个个是亡命之徒。这些拿着脑袋换饭吃的枪手，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喝酒、抽大烟、嫖妓是他们松弛神经，忘却烦恼的好办法。而坤沙除了偶尔弄支烟抽抽，其他竟然没有去沾染。

到发饷的日子，坤沙总是买些好酒，送给马帮中那些终日似醉非醉的老师傅。他对那些年轻的同伙很讲义气，只要别人有事相求，他总是竭力帮助，马帮里的人都喜欢坤沙。他人缘极好，没有一个人与他过不去。

不久，在一次跑马帮活动中，坤沙跌了跟头，他的性格渐渐沉稳起来。

那次，坤沙同三十几个枪手，在二炮手的带领下，押着一批鸦片路过清菜，在一个叫巴山的沟谷里遇到埋伏。对方一挺轻机枪压得他们抬不起头，驮货的骡马在山沟里打转出不去。坤沙头伏在草丛里，只听见一片枪响，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二炮手忍不住挨打的窝囊，大吼一声，弓身往上蹿，坤沙和三炮手等人紧跟其后，才到半山腰，二炮手突然一头栽倒在地。

坤沙正惊恐地放慢脚步，山头埋伏的劫匪反冲下来。三炮手见情况不妙转身就逃，也中弹倒在坤沙前面，众人惊慌地朝山下跑去。坤沙卧地一滚，挨着一棵老树，撂倒了三四个追击者，才制止住了对方的冲锋。坤沙和枪手们抬着七八具尸体跑了回来。

鸦片骡马全丢了，鸦片贩子找到胡老板又骂又闹，胡老板赔偿了一大笔鸦片损失费，把坤沙找去臭骂了一通。

事后数日，一位中年炮手喝得似醉非醉，冷眼盯着坤沙说：“这事不能怨你，只是二炮手逞能，惹来劫匪的追杀。驮货的骡马让枪声赶散了，劫匪会自动撤走。我们丢不了马匹，也不会死七八个兄弟。”

坤沙听后，触动很大。他一连数日默默总结这次遭劫的教训。他认识到，一个人胆子再大，枪法再神，如果不识时务，单凭一股勇气也不足成大事，必须善于运用众人之力。他找来一套中文版的《三国演义》，在同伙逛妓院喝酒时，他缩在屋里翻这套纸色发黄的旧书。由于中文功底不厚，书中的一些事他也弄不太清楚，有些段落曾听捡破烂的大叔讲过，知道大概的情节，但书中讲述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所表现出的计谋和机智，坤沙似乎一触即通，使他兴奋不已。

他想要报剥蒙土司暗算之仇，恢复莱莫大土司家族往日的威风，就必须采取沉着冷静的计谋笼络一帮愿意给自己卖命的弟兄。

1951年4月，国民党残军集结向中国云南边境发动进攻，被解放军一个反攻打得溃不成军。残军又逃到缅甸境内，重新整顿武装，急需大量的武器弹药。这给马帮提供了发财的好机会。胡三爷按照残军要货订单，在清莱县城跑了五六天，买了一大批军火。

胡三爷亲自带着马帮，把武器送到残军手上，残军付了近5吨鸦片作为货款。

胡三爷带着坤沙等八十多个枪手，赶着六十多匹骡马返回营寨，走到离大其力只有百十里的劓牙山，遭到一股土匪的袭击。

坤沙迅速指挥马帮隐蔽到一堆大石后，令弟兄们稳住手边的骡马，带着十几个人迎着劫匪一字散开。

土匪喊话，要他们留下骡马货物，不然将其一举消灭。平时威风八

面的胡老板，面临危境竟一时没有了主张。

坤沙冷静地说：“这帮土匪也不过几十号人，咱们的人枪并不比他们的少。只是大树下那挺机枪要咱们的命，你在这里麻痹他们，我领着几个兄弟迂回过去夺那挺机枪。”

“坤沙兄弟，只要打赢了土匪，保住了骡子，这趟生意赚得的钱咱们平分。”胡老板讨好地说。

胡老板按坤沙的意思，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朝土匪大声喊道：“朋友，都是江湖上混的兄弟，有事好商量，别伤了和气。”

土匪们口气十分强硬，对胡老板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胡三要命就留下骡马快点滚蛋。”

“我给你们丢下五成货，算是兄弟平分。”

“少啰唆，一匹骡子也不准带走。”

“老兄，都是吃同一碗饭的朋友，不要欺人太甚。”胡老板故意拖延时间。

坤沙借着石堆掩护，从山侧树林朝土匪机枪点运动。

土匪不耐烦了，说：“少废话，你给不给？”

胡老板口气也硬了：“不给又能怎样？”

话刚出口，对方射来一阵密集的枪弹。

胡老板大喊一声“打！”

守在石头后面的枪手们也猛放枪弹。

双方对打一阵后，胡老板又喊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我留下骡马走路。”

上面喊话：“把枪扔在地上，快送骡马上来。”

胡老板说：“朋友，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也给我们留下点吃饭的钱。”

对方又猛地射来密集的子弹。

“打，给我打！”胡老板大声吼道。

枪手们按照坤沙的吩咐，一边放枪，一边喊叫，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坤沙带着几位枪手已出现在劫匪的背后，胡老板一阵兴奋，一挥手从石后跳出：“弟兄们，冲上去和他们拼了！”

八十多个枪手从各自掩体冲出来，边喊边射击。

劫匪被这突然的冲锋吓慌了，拼命组织反击。坤沙趁土匪根本顾不上注意背后时，冲进了机枪阵地，机枪手正准备朝冲锋的枪手射击，坤沙一阵急射结果了他们。

坤沙端起机枪朝匪徒们一阵猛烈射击，劫匪顿时倒下一片，他们还未转过神来，坤沙身旁的几位枪手朝劫匪阵地猛扔手榴弹，只听见“轰”“轰”的响声，劫匪阵地上一片惨叫。对面胡老板带着下面的枪手也杀了上来，两边夹击，劫匪们四处逃窜，没有招架的余地，留下五十多具尸体，其余的逃进了四面山林里。

胡老板和坤沙缴获几十杆枪和上万发子弹。他们打扫完战场，带着众弟兄和骡马，又继续向泰国前进，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清莱，把鸦片卖给鸦片商人。

回到他们的老巢后，胡老板说话算话，把这次贩卖鸦片军火的利润分给了坤沙一半，还把缴获的枪支弹药和其他战利品，也给了坤沙一半。坤沙半真半假地推辞了一番，说：“胡老板吃这碗饭不容易，我们这些枪手平时吃你的用你的，到了关键时刻卖命也是应该做的。”

胡老板听了坤沙这一番话，心里满是欢喜，佩服坤沙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此后胡三爷对坤沙越加信任。

坤沙拿到胡老板给的钱后，全部平分给众枪手兄弟，说弟兄们一块出生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这一举动，收买了所有枪手的心，



大家对坤沙折服了，从此对坤沙言听计从，都乐意跟着坤沙跑马帮。坤沙实际上成了马帮里的二老板。

其实，坤沙仍然盘算着回到莱莫山去，消灭剥蒙的武装势力，自己称雄一方做霸主。

来胡老板这里一晃快两年了。坤沙通过打听知道家乡的一些情况，剥蒙的武装比几年前更加壮大了，已有五六百人，独霸了当地所有的鸦片买卖。要想干掉剥蒙，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坤沙经过长期准备，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要拉一帮人马自己打天下。

国民党残军又派人来联系购买枪弹和日用货物，胡老板和坤沙奔波了十几天，终于购齐了残军所要的全部订货。

这次卖给残军的货物仍然是枪弹为主。胡三爷按照清单一一交给坤沙，说：“这批货就拜托你了，路上千万要小心。我相信你已是个出色的马帮首领。”

坤沙深深朝胡老板鞠了躬，脸上隐约露出一抹神秘的笑意，胡老板来不及细想，坤沙已出发了。

马帮行至缅甸境内，又经四五天的长途跋涉，傍晚到达景栋。

景栋是缅甸东部掸邦山区最大的城镇，也是近百年来金三角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云集着各地来的大小鸦片商人。各地零星的鸦片会集到这里，集中后又从这里运往泰国、老挝。

坤沙在这里设了网点。夜晚大部分枪手到城里妓院烟馆玩乐去了，坤沙召集了十几位亲信密友，说出了自己早已预谋好的计划：脱离胡老板，跟着他到莱莫山打天下。

这些枪手绝大部分是有奶便是娘的亡命之徒，但江湖上混久了，他们也很讲义气。坤沙平日对他们不薄，能与他们同生共死，两年的马帮生涯，坤沙的胆识和计谋早已使他们折服。胡老板人已老迈，说不定哪一天树倒猢狲散，马帮依旧还是坤沙为首领。枪手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沉默了一会儿，二炮手莫富突然大声说：“弟兄们怎么哑巴了，跟着坤沙兄弟干没错。”

于是，大家纷纷表示愿意随坤沙去莱莫山打天下。

第二天清晨，坤沙召集所有枪手开会，说明自己的意思，并反复交代不愿跟着他，可以仍回到胡老板那里，彼此以后还要做朋友。

有十几个人不愿随坤沙走。坤沙拿出身上近几年的所有积蓄，在镇上收购了3吨鸦片，交给回去的枪手，对他们说：“胡老板这笔生意就算同我坤沙做了。枪弹我带走，这鸦片是我给胡老板的货款。”

办完事，坤沙领着四十几个枪手，赶着满载枪弹的骡马朝莱莫山奔去。

坤沙带着四十几个枪手，翻山越岭走了七八天，回到莱莫山区。他知道自己人寡枪少不能与剥蒙硬拼，为了不惊动剥蒙，没有直接去弄亮大寨，而是把人马安扎在弄亮大寨南面的一个大山洞里。

此时正是1953年的秋凉季节。坤沙只带了两个护卫，回到弄亮大寨，这里已是一幅破败萧条的景象。

回到家中一看，土司大院已倒塌，木楼到处透风。坤沙的外祖父已在两年前去世。自卫队两个队长马成和白朗都过了花甲之年，守护着破败的木楼。

从两位忠实的老卫士嘴里得知，当年家中送给剥蒙150亩鸦片地和十支好枪，剥蒙大骂一顿收下后，才允许外祖父张纯武回寨子住。

其后，剥蒙又占去弄亮大寨300亩鸦片地。山寨早已人心涣散，自卫队员大部分早已走掉，只剩下莫雄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

弄亮大寨的青年人听说坤沙回来了，纷纷来到坤沙家，气愤地向他倾诉剥蒙的霸道，叫喊着要坤沙为弄亮大寨出口气，杀掉剥蒙。坤沙的三叔张秉禹、四叔张秉汤、八叔张秉君也都挤在老客厅里。

三叔张秉禹对坤沙说：“只有你才有本事打败剥蒙，我们张家就指望你重整队伍，杀死剥蒙，夺回大土司位置。”

一时间，屋里乱哄哄的，大家附和着，挥动拳头要和剥蒙拼个鱼死网破。

坤沙看见乡亲们复仇的情绪很高，心里踏实了，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杀掉剥蒙不仅是报家仇，也是为了整个弄亮大寨的繁荣和生存。但面对剥蒙几百人的武装，自己几十个人去硬拼肯定是去送死，必须靠智斗才能取胜。他突然想到剥蒙如果知道他回来了，一定会派人来暗探消息，于是心里有了主张。

坤沙笑着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剥蒙有五六百人，咱们要人没人，要枪没枪，斗不过人家。请大家仔细想想，当年我家曾拥有上千人马，到头来叔父还是被人杀了。我这次回来，是想安分守己地过日子，老老实实地听剥蒙大土司的话。”

坤沙这一番话如同一盆凉水，迎头泼给众人。大家见坤沙没有和剥蒙斗的意思，心也都凉了，各自回去了。只是三叔张秉禹气得哇哇乱叫，大骂坤沙是软骨头、张家的败类。坤沙含笑而不怒，等到三叔骂累了，睡着后，他走进马成和白朗的房间。

两位卫士对坤沙刚才的表现心里不快，见坤沙进来，勉强地笑了笑，没有什么话说。

坤沙说：“两位老前辈在我家干了一辈子，张家败落到如此地步，也没有离开，我真感谢你们。”

“老土司过世前曾交代我们俩，一旦大少爷回来，一定会东山再起，他让我们俩帮助大少爷成就大业。如今看来没有我们的事了，我们也该回老家看看。”

坤沙拉着两位的手，轻声说：“我回来的目的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的武装，除掉剥蒙老贼。我是有意说刚才一番话的，让话传到剥蒙耳朵里，放松对我的警惕，我们好暗中做好与剥蒙拼杀的准备。”

按照坤沙的安排，马成拿着坤沙交给的钱，赶着骡马到镇上收购粮食。白朗挑选寨子里可靠的年轻人，组成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白朗只告诉他们，坤沙要做一笔买卖，请他们跑一趟马帮。

三天后的傍晚，这支队伍由坤沙的两位卫兵领着，押着驮着粮食的骡马，悄悄离开弄亮大寨。

到了坤沙藏兵的山洞，马成和白朗才向他们讲了坤沙的计划，要他

们留在山上跟着枪手操练枪法，没有坤沙的命令，谁也不准私自下山。

剥蒙听说坤沙回来了，心里很惊慌，认为坤沙这次回来一定要与他拼命。后来去探听消息的人回来报告说，坤沙此次回来只带了两个人，尤其听了坤沙那一番对弄亮大寨人的讲话，剥蒙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剥蒙对大管家莫仁说：“坤沙不过是个软蛋，徒有一个英武的虚名。”

莫仁讨好地说：“一个刚刚长出翅膀的小公鸡，有多少能耐？”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尽管剥蒙不把坤沙放在眼里，夜晚还是把土司府的巡夜卫队增加了一倍人。

坤沙在弄亮大寨住下来，整天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不是喝酒就是骑着马到处游逛，在人面前从不提报仇两个字。

不久，坤沙托莫仁向剥蒙大土司提出请求，要继任弄亮大寨的小土司，剥蒙也没有拒绝，只是不耐烦地一挥手：“让那小子送1000银票来。”说完搂着十三姨太太调情，哈哈笑闹着滚成一团。

第二天，莫仁就送来了1000银票，剥蒙没有想到坤沙这么听话，心想那小子一定在外面发大财了，便故意拖延时间，对莫仁说：“去告诉坤沙，我会考虑这件事。”

坤沙不急，也不催，照常悠闲。

坤沙上山打猎，傍晚归来。在一个村寨前的池塘边，每次都能看见一位秀丽的姑娘在水边捶洗衣物，唱着悠扬动听的情歌。骑在马上 的坤沙学着山鸟叫几声，一侧身，总能看到那个红扑扑的脸蛋上一双动人的大眼睛望着他。

有一天，坤沙放马在河边饮水，他红着脸与姑娘对上了话。没有几天他们就十分熟悉了。坤沙满肚子的故事，风趣的言谈，逗得姑娘笑声不止。

后来坤沙随姑娘来到河边竹屋里，向姑娘的双亲奉上一笔丰厚的定

亲礼。

就这样，坤沙骑着马把姑娘驮到大寨后山里。两人抱成一团，在灿烂的山花中尽情嬉闹，在那花丛掩身处，坤沙第一次感受到异性柔嫩温滑的肉体，让人销魂心醉。两人血气正盛，青春的饥渴使他们沉溺于梦幻般的情爱之中。

坤沙决定娶姑娘做妻子。

剥蒙得知坤沙要结婚的消息，派莫仁捎来话：在剥蒙大土司掌管的各山寨，无论谁家娶媳妇嫁女儿，都要经过剥蒙的同意才算数，并且在结婚的头一天，女人必须送到剥蒙府上跟剥蒙睡一夜，不然就算犯法。但看在坤沙曾是土司家的少爷分上，睡觉一事可以免，但要在三天之内交5000银票的保护费。

说这话时，莫仁埋着头，心里恐慌，担心坤沙一发怒找他出气。没想到，坤沙听完哈哈大笑起来，爽快地对莫仁说：“回去转告大土司，咱坤沙不搞特殊，谢谢关照。结婚前一天，一定把姑娘送到大土司府上。”

剥蒙听了莫仁传来的话，骂道：“这小子真是个软蛋，这样也行，你坤沙的女人也让我先尝尝。”

这几天，坤沙突然不出门了，经常坐在竹椅上望着远方起伏连绵的山峦沉默着。

三叔张秉禹早已气得不上门了，就连在山洞指挥操练新人的马成和白朗，知道坤沙答应了剥蒙的无耻要求，也觉得坤沙太窝囊了，没有人知道坤沙正在筹划一场苦战。

山上秘密招募的新兵已有二百多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现在完全可以投入作战，加上坤沙带来的枪手，共有三百来人，比剥蒙的人马还是少将近一倍。但凭着这投力量，毕竟能与剥蒙交手了。

坤沙召集马成、白朗和三叔张秉禹秘密商量。

坤沙把山上的情况向张秉禹介绍了一番。张秉禹此时大为惊叹，这小子原来早已准备了兵马，找他来是要动手收拾剥蒙了。

张秉禹有点急了，说：“小子，你有什么话快些说吧。”

坤沙抬头看了众人一眼，说：“我要借送姑娘到土司府消灭剥蒙，现在开始分工。剥蒙共有兵力五百七十三人，但有一部分人被派到各山寨催税和收购鸦片去了。土司府其实兵力不足四百人，而真正住在土司府的不到五十人，其余驻扎在土司府的山坡上。后天傍晚，我们开始行动。兵分三路，一路由我带领，我要亲自送姑娘去土司府；一路由三叔带领，埋伏在土司府后的山背，一旦山坡上的剥蒙兵增援土司府，你们就在后面袭击；一路由白朗带领，干掉巡逻的哨兵，点火烧土司府侧面马厩，大家以火为号统一行动。”

马成、白朗和张秉禹上山集合人马，做战前的准备工作。坤沙骑马来到姑娘家的竹屋，把后天送姑娘到剥蒙家过夜的事讲了。

姑娘的父母是一对老实巴交的山民，蹲在一旁只是长吁短叹，无可奈何，姑娘却大哭起来，对着坤沙又骂又打，骂坤沙枉为一个男人。平日那么英俊潇洒、武艺高强的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老婆送给别人糟蹋。

坤沙没有过多地解释，临走前，留下一个卫兵，交代他要日夜守护在竹屋里，照料好姑娘，不得出任何差错。

10月，金三角地区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剥蒙起个大早，今天他心中无比兴奋，坤沙到底让他彻底制服了。傍晚，坤沙将亲自送他的女人到土司府。

但剥蒙还是唤来侍卫，吩咐他今天土司府增加五十个卫兵，一是预防万一，如果坤沙不老实，敢在府上撒野，他就将坤沙杀掉；二是想在坤沙面前炫耀自己的武力，摆一摆大土司的威风。

太阳快落山时，坤沙来了，两条汉子抬着一顶竹轿，上面坐着打扮漂亮的姑娘，坤沙领着七八个人跟在后面，垂头丧气的样子。

坤沙抱拳朝剥蒙行礼，剥蒙哈哈大笑，眼睛盯着后面的姑娘，他挥挥手算是回礼，嘴里说：“好漂亮的女子。”

剥蒙高兴了，拍着坤沙的肩转身对众人说：“现在，我宣布，批准坤沙继任弄亮大寨的土司。”

坤沙又弯腰鞠躬，叫人送上两坛好酒。剥蒙本是酒色之徒，见有好酒便吩咐厨房做菜，他要和坤沙开怀畅饮。

剥蒙坐在首席，姑娘和坤沙坐在两侧。喝得醉眼蒙眬的剥蒙，在姑娘身上脸蛋上左捏一把，右摸一下。姑娘眼睛早已哭肿，神色木然。

坤沙依然不动声色。从门外望去，天已经暗下来，其他桌子上二十几个剥蒙手下的枪手，也喝得东倒西歪。坤沙冷静地扫了随从们一眼，暗示大家做好行动的准备。

马成一群五十余人，在天黑后埋伏在土司府对面河边的竹林中，隐约能听见屋中大厅杂乱的喧闹声。他一挥手，两名青年持刀直奔大门，刀光一闪，两个抱枪而眠的哨兵未吭一声，便倒在血泊中。这时又有七八个人翻墙进入大院，直奔马廄，松开所有的马匹的绳索，点燃了马廄。

火势飞快地蔓延，土司府一片马嘶人喊。坤沙一摔手中的酒杯，拔出佩刀，寒光一闪，割下了剥蒙的脑袋。桌子上其他剥蒙手下摇晃着正要掏家伙，早有准备的坤沙随从人员，操着短枪猛射一阵。

坤沙对乱成一团的人们大喊：“都趴在地上，谁敢动就打死谁。”

屋里的剥蒙手下立即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被坤沙缴了枪。

坤沙站在大厅台阶上，对着院内激战的双方，大吼一声：“大家不要打了！剥蒙已被杀死。”

坤沙一抬手把剥蒙的脑袋扔到院子中间。

在第二层大院大门的门槛上，剥蒙卫兵架起一挺轻机枪，正与已冲进第一层大院的坤沙士兵进行着激烈的枪战。枪手们扭头一看，剥蒙血肉模糊的脑袋滚落在院中，顿时傻了眼。马成趁机冲了进来。

剥蒙的卫队停止了抵抗，嘀嘀咕咕地商议着，坤沙说：“别指望山坡上来人救你们，他们自身也难保。”

话音未落，山上传来急促的枪弹声。营房上空腾起大火，山坡上一片喊杀声。

剥蒙卫队全部缴枪投降。

坤沙大声宣布：“剥蒙所有的卫队全部解散，愿意跟着我干的，可以留下，我坤沙照常以兄弟称呼。但剥蒙的财产、账目都给我保管清点好，老子明天就派人接收。”

正在这时，一群衣衫凌乱的女人拥进院子，她们哭哭啼啼要坤沙大爷开恩，救救她们。

坤沙对她们说：“剥蒙的大老婆听着，凡没有生孩子的女人，都给老子放回原来的寨子。”

剥蒙的大老婆急忙跪下：“坤沙老爷，我照办，我照办。求求你放过我的几个儿女。”

剥蒙五个儿子女儿抱着剥蒙大老婆哭成一团。坤沙没有理睬，转身进了大厅。身后传来机枪的扫射声。

坤沙命令打扫战场，搬走了所有能够拿走的财产，然后领着众人撤出土司府。

那天晚上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剥蒙土司府建了几百年的院宅，在火中化为灰烬。数百名卫队有的投靠了坤沙，有的结伙闯进寨民的家中乱抢一通，然后四散离去。

三天后，坤沙在弄亮大寨召开了莱莫山地各村寨土司头人大会，宣布退回剥蒙这十几年侵吞抢走各村寨的所有鸦片地，废除结婚由大土司批准的规定，以后山民结婚由山寨土司准许就可以，废除结婚初夜权归大土司的规定。

坤沙话音刚落，各山寨土司齐声欢呼，都夸奖坤沙义侠英明，一致认为坤沙年轻有为，见多识广，文武双全，并对着院前大树上悬挂的剥蒙脑袋乱骂了一通。

各山寨土司一致推举坤沙任莱莫山区大土司，并兼任莱莫山自卫队总司令，然后大家立义盟誓，按上手印，宣誓日后将效忠坤沙大土司。

从此，坤沙做了莱莫山区的大土司，成为各山寨武装的盟主，总管山区所有的鸦片生产、收购和贩卖。



坤沙收编剥蒙自卫队员二百四十余人，加上他原有的人马，共五百余人，组成了坤沙第一支地方自治武装力量。

坤沙把他的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保安队，负责整个山区的治安，负责处理案件纠纷，维护地方安定，马成和白朗岁数大，对地方又熟，遇事比较冷静、稳重，保安队由他俩担任正副队长；一部分是自卫队，负责收购贩运鸦片，打击各股敢于侵扰的土匪。

不到两年时间，坤沙剿平了多股流寇匪帮。当时曾横行金三角的大悍匪雷云，有人枪数百，在金三角各地从未失过手，却在弄亮大寨中了坤沙的埋伏。

从此，坤沙成了掸邦各区风头最盛的地方实力派，连城里那些暗中与中央政府作对的大土司也对他无可奈何，任凭莱莫山区的税收全部上缴坤沙。

### 第三章 铲除异己 坤沙威震金三角

张苏泉投靠加盟，坤沙如虎添翼。接受政府招安，乘机扩充私家武装。借平息叛军之名，铲除金三角异己力量。重用贩毒人才，贿赂政府官员，沟通东南亚毒品渠道，坤沙势力威震金三角。

坤沙报了家仇，血洗土司府杀了剥蒙，自己做了大土司后，有几年一直过着平静的日子。他正式娶了竹楼女阿莲，阿莲为坤沙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已经4岁，小的男孩刚刚会走路。

转眼已是1961年秋末。

坤沙找来一本泰文版《三国演义》，又细细品读起来，很快就着迷了。他整日关在屋里，埋头读书。这部书，他已经读过三遍，从这部书里，他逐渐领悟到谋略的重要。在金三角，他已经是兵强马壮，队伍中能征善战的良将也不少，只是缺少像诸葛亮先生那样能辅佐大业的“军师”。

当年，泰国、缅甸政府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打垮了柳元林为首的国民党残军，坤沙趁此机会招兵买马，收容了不少残军官兵，用来充实他的武装，使他的自卫队从五百多人发展到一千余人。

一天，勤务兵进来报告，有三位国民党残军军官求见。

三位“国军”军官见坤沙走进前厅，马上起身相迎，立正向坤沙行中国军礼。

领头的那位自我介绍说，他叫张苏泉，原“国军”第5军上校团副，听说掸邦大土司招贤纳士，广收天下英才，便翻山越岭慕名而来，有心投奔大土司，不知大土司能否收留他们这些残兵。

坤沙正在向外招收国民党残军，用这些职业军人来充实自己的武装，听说这位军官是来投靠他的，可把他乐坏了，连忙起身，走上前去一一握手表示欢迎。

张苏泉向坤沙分析金三角大势，讲解中国古今战例，古人创立霸业的经验，大讲地盘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三国时的刘备早先是个卖草鞋的，最后闯了出来，成为一代英雄。一个人能不能成大业，一要看胆略，二要靠枪杆子。

坤沙听了张苏泉一番话，无比兴奋，心里暗想，这难道是天意，老天爷为自己送来一位大军师。

张苏泉带着一百五十多名残军投靠了坤沙，同时张苏泉还带来两套完整的电台设备，并配有十几个网点式小型电台。突然间，坤沙的自卫队就配备上现代化的通信设备，坤沙一阵兴奋。

坤沙大设酒宴，招待前来投奔的残军官兵，酒足饭饱之后，坤沙把

张苏泉请入自己的小客厅，张苏泉又谈了一通治军打仗、谋取金三角霸业的宏论。

他说，坤沙看起来不是一般人物，日后定有一番大作为。这些话句句说到坤沙的心坎上，大有与之相见恨晚之感，认为张苏泉并非等闲之辈，正是自己寻找的高人。

两人越说越投机，一直谈到天亮时才休息。三天后，坤沙与张苏泉喝血水，拜天地，结成同姓兄弟。

坤沙骤然间得到一位“军师”和一批职业军官，心中激动不已，颇有大运将来，“掸邦唯有我也”的豪情壮志。

他召开大会，当场宣布张苏泉担任自卫队参谋长兼军事总教官，负责他辖下的莱莫山区武装和贩毒工作，并说，日后军队、自卫队的管理一切都按“国军”那一套办。

1962年3月2日，以奈温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拘捕了吴努总理和各政界领袖，解散了缅甸全国议会，宣布在缅甸建立社会主义，实行“一党制”。

缅甸从此由动乱的民主年代转入和平的专制年代。军人集团以强大的武力压向少数民族分离集团。为了对付各邦拥兵自主的大土司们，奈温将军及其伙伴想出一个“以夷制夷”的计策，用大土司治下的小土司对付大土司，在反叛者阵营里制造内乱，削弱其实力，然后各个击破。

缅甸东北军区司令莫丰上校，当时正在围剿反政府武装。面对东躲西藏、四埋伏、到处游击的反政府武装，缅甸正规军的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很难发挥作用。这些反政府武装利用山地战、丛林战，将缅甸政府军东咬一口，西啃一块，搞得莫丰上校十分苦恼。

莫丰上校便派人找到坤沙，要求将他的武装改编成政府辖下的自卫队。政府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去替莫丰对抗大土司支持的所谓叛军。

坤沙找到张苏泉，把情况对他讲述了一遍。张苏泉用手托着下巴，缓缓地在屋里踱着方步，那对浓密的剑眉下，一双深邃智慧的眼睛，微微闭合着。

沉默良久，张苏泉终于发话了。

“决定跟不跟政府军联合，这要看司令的目标是什么。”

“此话怎么讲？”

“司令，日后发展有三条路供你选择：一条是在莱莫山占山为王，做个大土司，过安稳日子；一条是独霸掸邦，做掸邦大首领；还有一条是统帅几万雄师，独霸金三角，时机成熟创建一个国家。”

坤沙悚然而立，在房间里来回急走，猛然停下脚步，说：“老子要是准备将来做金三角霸主呢？”

“答应政府的要求，改编自卫队。联合政府军名正言顺地去消灭金三角所有大小武装。同时借联合之名，顺理成章地扩大我们的武装，等到金三角所有反政府武装都消灭后，我们会兵强马壮，控制金三角主要鸦片产地，买通本地区军政上层，用武装吞并金三角大小鸦片贩运队伍，以鸦片收入养兵，逐步扩大地盘，以雄厚的财力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训练上万名职业军人。那时，金三角就是你坤沙的天下，我们要和政府平分江山了。”

“好，就这么干。”坤沙兴奋地大叫起来。

第二天，坤沙派人去东北军区送信，表示同意接受政府的改编。

半个月后，东北军区司令莫丰上校亲自来到坤沙大本营，坤沙不敢怠慢，亲自迎接。

莫丰在坤沙的陪同下，检阅了坤沙的莱莫山自卫队，莫丰看到坤沙的自卫队训练有素，大为赞扬，对坤沙说：“你的队伍阵容如此整齐，手下个个生龙活虎，看来政府没有看错，你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杰出军官。”

莫丰上校当众宣布缅甸政府的委任状，正式将莱莫山自卫队改编为政府领导的“弄亮地区自卫大队”，任命坤沙为司令。坤沙向莫丰上校宣誓效忠缅甸仰光政府，维护中央对掸邦的统一，并服从政府的调遣，协助政府军围攻叛乱势力。

仰光政府得到莫丰上校的报告后，随即送给坤沙一批军服，将枪支

弹药低价卖给坤沙，并应坤沙请求，派来十几位军事教官，帮助训练坤沙的部队。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短短的几年中，坤沙由于得到张苏泉的帮助，又审时度势接受了政府的改编，同时拼命地发展鸦片贩运，坤沙的军事力量急剧增长。他的军队由一千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

在这块贫瘠的山区，坤沙完全是靠贩运鸦片养活着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坤沙用贩运鸦片获得的暴利为他的部队装配上M16步枪和各式火箭筒。这支私家武装不仅装备精良，而且纪律严明，很有战斗力。坤沙按照政府的部署，步步逼近各大山寨，占领了掸邦大量鸦片种植地，控制了各大山寨的鸦片收购权。他把大量鸦片集中到满星叠，由毒品中间商再把这些毒品销售给泰国各大毒商。

坤沙的毒品集团已形成规模，成为金三角几个大毒品集团之一。

当时，金三角毒品集团之首仍然是国民党残军、堪称金三角“鸦片军阀”的93师。

另一个毒品集团是杨振财的果敢毒品集团。杨家毒品贩运主要依靠罗星汉，他以金三角中心地带的大其力为毒品贸易中心。来大其力经营毒品的商人，大多来自清莱、南邦和曼谷，罗星汉的名声和势力当时比坤沙更大，西方国家新闻界称他为“鸦片将军”。

自卫队规模越来越大，坤沙的威信也日益上升。自从被政府招安改编，坤沙在张苏泉的策划下，精心组织和训练莱莫山自卫大队。莫丰上校对坤沙关心备至，在各方面都尽量关照，让坤沙放手发展自卫队武装。

一天，莫丰上校向坤沙下达联合围剿掸邦大土司拉蒙的作战命令。

初试锋芒，坤沙不敢轻敌，他和张苏泉认真判断敌情，反复分析作战计划。坤沙将莱莫自卫大队分为三个中队，留一个中队防卫山寨，继续组织收购鸦片。他和张苏泉亲自带着两个装备精良，战斗力最强的中队，配合莫丰上校进山围剿拉蒙。

坤沙部队手下的军官多数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国民党残军的职业军人，部队配有二十多个喷火筒、六门迫击炮和二十余门六〇炮。

在政府军的统一指挥下，坤沙军开进莱莫山中心的掸邦大首领拉蒙的防区，与大土司拉蒙刀光剑影、天昏地暗地拼杀起来。

坤沙带领的两千多人的队伍，冲破掸邦大土司拉蒙两道防线，直杀得拉蒙的人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坤沙在东线、南线，东北军区的莫丰上校指挥政府军在北线、西线，紧紧地把拉蒙包围在他的老巢摇庞大寨。拉蒙气得破口大骂，说坤沙引狼入室，背叛了掸邦祖宗。

拉蒙召集手下小头领，决定与坤沙拼个你死我活，保卫山寨，不给祖宗丢脸。

坤沙的部队用迫击炮和六〇炮向拉蒙最后一道防线轰击，无数炮弹在拉蒙阵地上炸开，掀起一股股浓烟。一阵炮击后，坤沙和莫丰的人马联合发起对拉蒙的总攻。

霎时间，山上山下硝烟弥漫，杀声四起，两军拼杀得天昏地暗。坤沙继续加强进攻。

眼看坤沙的部队已冲破了拉蒙阵地的几个口子，拉蒙猛吼着命令预备冲击。

这支预备队不仅是拉蒙最精锐的部队，而且这支队伍的百十人大都是拉蒙的亲信和家族子弟，他们如同猛虎出山，冲到前沿，杀退了坤沙冲破缺口的兵力。

拉蒙趁反击成功，立即组织了一挺重机枪和十几挺轻机枪，向阵地上冲锋的坤沙的队伍猛烈射击，坤沙的人马立即倒下一大片，其余的转身逃出阵地。

坤沙已经发动了三次冲锋，但都被拉蒙死死顶住了。他喊来两位大队长臭骂了一顿，命令全线攻击，这次再拿不下阵，就别活着回来。

张苏泉从另一边走来。他叼着一只翡翠烟嘴，不紧不慢地说：“司令先不忙着拼命，我有一个办法。司令熟读中国《三国演义》，一定知道孔明借东风的故事吧。”

张苏泉带着众人走上山坡，向摇庞大寨远远望去。

“摇庞大寨东南面有一道山梁，我们把喷火筒拉上去，朝山寨狠狠

喷射。现在正刮着东南风，还怕那木竹的房屋不被烧个精光？”张苏泉晃着脑袋，得意地对坤沙说，“怎么样，诸葛亮火烧赤壁，咱们今日火烧摇庞寨。”

“好，传我的令，用喷火筒狠狠地给我烧。”坤沙对手下命令道。

东南方山坡上，只见二十多个喷火筒，一齐向拉蒙的摇庞大寨喷出火舌。瞬间，摇庞大寨火光冲天，黑烟滚滚，火借风势，顷刻间整个大寨变为一片火海。

拉蒙的人马置身火海中，出现一片混乱和惊恐。拉蒙只好放弃山寨，带二百多残兵，撤到摇庞大寨西面的山头上，企图从西边河道突破重围。

就在这时，河道对岸射来密集的枪弹，缅甸政府军在莫丰上校的指挥下，向河道压了过来。

拉蒙的部队溃不成军，退回山坡，立即组织机枪阵地，以四挺重机枪做主力，又用另三挺轻机枪配合，形成强有力的交叉火力网，阻击莫丰上校的进攻。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时，坤沙带着人马追击上来，从拉蒙背后发起进攻，拉蒙急忙又组织兵力转身阻击，终于因两边夹击，无法再抵抗下去，只好放弃阵地向西南溃逃。

拉蒙带着十几个残兵，逃到大头岭一座破庙。缅军与坤沙的兵马会合后，又紧追而来。

拉蒙以庙为掩护，顽强抵抗，直到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和六七位未战死的兄弟一起冲出破庙，纵身跳进庙后的山谷之中。

初战告捷，莫丰上校喜上眉梢，对坤沙更是倍加信任。他亲自主持了庆功大会，对坤沙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表扬，并向坤沙以及作战勇敢的官兵给予嘉奖。

坤沙没有居功自傲吹嘘自己，而是谦虚地将功劳都归于莫丰指挥有方，说到自己队伍也只讲自己队员的英勇顽强。莫丰看到坤沙不为自己表功，反而将功劳归于他和自己下属官兵，心里对坤沙多了几分敬佩，



对坤沙更加放心和信任。

自卫队员见坤沙这么谦虚大度，更对他敬畏几分。

自卫队的作战能力显示出来了，莫丰上校对坤沙的指挥能力增添了信心。不久，他就把这里的大权托付给坤沙，自己回到东北军司令部。

坤沙知道自己羽翼未丰，切不能锋芒毕露，免得自己的雄心大志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他目前要讨好莫丰上校，得到政府的默认和支持，大力发展自己的个人力量。

坤沙在政府军的支持下，大肆围剿屠杀各地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以及大小马帮山匪，统治了金三角的大面积鸦片种植地。

在拼命扩充武装力量的同时，坤沙还在暗地里干着一件同等重要的大事，那就是拼命拓宽自己的毒品市场。他非常清楚，钱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了钱，就可招兵买马扩充队伍，购买现代化武器，自己的武装力量雄厚，就可以独霸金三角的鸦片贩运。

在受命协助政府军与叛军作战时，坤沙丝毫没有放松他的毒品生意，加紧建立他的以毒品为基础的地下王国。

金三角毒品的开山鼻祖黑果敢，被人称为金三角第一代“鸦片大王”。在他手中，鸦片产供销一条龙，从种植到收购、加工、运输和贩卖无所不包，利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金三角大山里到处是疯狂生长的罂粟，到处是靠种植罂粟生存的山民。世界上又有无数沉溺于毒品中的瘾君子，鸦片的货源和销路不用愁，聪明的坤沙只抓住两个最重要，也是最能赢的环节——加工和运输。

黑果敢面面俱到，四处插手，不免引起政府的注意，结果被逮捕入狱。

坤沙从黑果敢身上总结了经验，暗地里筹划鸦片加工业。因为直接从罂粟流出的汁液晒干后是呈胶状的生鸦片，价格低，而制熟后鸦片呈黑色，味道浓，价格翻番，加工提炼成吗啡后，价格上涨就不是一两倍，若提炼为海洛因，那就是原材料两千多倍的价格。

若把鸦片提炼成海洛因，不仅利润惊人，并且运输携带也极为方

便，不愁不能畅销全球，不愁没有买主。想到这些，坤沙暗自狂喜不已。

坤沙的自卫军队中有一支特殊队伍，他们个个精干强健，熟悉山林古道，在地上神通广大。他们直接受坤沙的指挥。政府军的军官来坤沙部队检查或慰问，或配合政府军作战，他们一般都不露面。这属于坤沙的秘密部队，专门从事贩毒活动。

自从第一代“鸦片大王”黑果敢倒台后，坤沙这支队伍在金三角逐渐取代了黑果敢的地位，开始控制这里的毒品生意。这支队伍中有不少人员是从黑果敢的残部拉拢过来的。

坤沙想把毒品生意做大，首先要找到大的买主，需要同这些大买主建立固定、可靠和长期的关系。要同大买主建立长期的关系，首先必须找到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

他找到曾是黑果敢“军师”的郑秋天，此人自从黑果敢被捕后，一直隐居在唐枯大寺里，改名换姓做起假和尚。坤沙从黑果敢原先的部下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带了十几个人直奔唐枯大寺，半请半逼地把郑秋天带到大本营。

整整一个月，坤沙对郑秋天好酒好菜款待，平常偶尔过来与郑秋天聊起天，也非常随和坦诚。

到后来倒是郑秋天憋不住了，他说：“司令有什么话尽管同我讲，看你也是个干大事业的人，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事，小弟一定尽力而为。”

坤沙听到此话，非常高兴，就把自己的想法也爽快地对郑秋天讲了出来。

郑秋天呵呵一笑，说：“此事并不难办。”

郑秋天向坤沙推荐了一个叫陆虞侯的人。这个人控制着泰国、新加坡等地的毒品销售权，有着可靠的贩毒网络，是个具备一切优势的大买主。但此人自从黑果敢被捕处决后，好像就没有打算寻找新的合作对象，而且非常小心谨慎。

通过郑秋天的活动，坤沙打听到了陆虞侯的去向，双方经过多次接触，郑秋天秘密安排了坤沙和陆虞侯在离美斯乐20公里处的一个小山寨会晤。

坤沙穿一件无肩章的咖啡色战士服，带有五名随从保镖，先行走到那个水沟边的小木屋。

这时天刚蒙蒙亮，四周安静极了。过了一会儿，坤沙从窗口看见郑秋天朝这边走来，后边跟着三个人，其中一位年龄大，身材短胖，穿着俗气，走在中间气喘吁吁，旁边有个人扶着他。坤沙暗中断定，此人就是陆虞侯。

双方几句寒暄后，坤沙便直奔主题：“陆先生，你也知道黑果敢被捕后，他的队伍已土崩瓦解，这块地方现在是我说了算。今天请陆先生来，一是想与你交个朋友，二是我正欲扩大生意规模，诚望老兄合作。”

陆虞侯倒没有坤沙爽快，他点燃一支三五牌香烟，猛然吸一口，又轻松地吐出来：“生意好做，伙伴难寻。你坤沙老弟也是个痛快人，我陆某人一直与黑将军打交道，从鸦片到海洛因，已有十来年了，合作一直不错。黑道上的生意最讲求信义，与坤沙老弟合作，本人也愿意，只是……”

陆虞侯看看坤沙，停下话头，抬手轻松地抽了口烟。

郑秋天连忙接过话头，打起圆场：“陆先生这你放心，坤沙司令不仅对朋友讲义气，还是个极富远见的天才。我早先跟着黑将军干，黑将军出事后，我本已隐居山林，也是看见坤沙司令重义气，才愿意再次出山为坤沙司令效力。”

郑秋天又把坤沙和他的自卫队吹捧了一下，说其发展势头日渐兴旺，今后前景远大。

陆虞侯笑了笑，十分圆滑地说：“坤沙司令的势力我早有耳闻，既然你们如此热心，倒也可以试试，不知坤沙老弟有何打算？”

坤沙见对方愿意合作，心中暗喜，连忙说：“陆兄是东南亚一带的名家，愿与小弟携手合作真是小弟三生有幸。不怕老兄见笑，目前小弟

力量有限，恐怕每个月只能提供3号海洛因50公斤，鸦片500公斤。”

“数目倒也不算小，只要码头靠近泰国边境，咱们这笔生意就算敲定了。”陆虞侯说。

于是，坤沙和陆虞侯商定了护送地点、交接毒品的方式和时间，从此开始了双方的毒品买卖合作关系。

这年，坤沙在郑秋天的指点帮助下，在泰国找到了进口提炼海洛因、加工鸦片所需的化学药品和仪器的黑道，由郑秋天带着二百多人的马帮队伍，把购买到的毒品加工器械送了回来。

坤沙在弄亮、果敢周围的深山密林中，秘密建立了海洛因加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每月按期向陆虞侯交付毒品。

不到半年，坤沙赚到大量美元，又通过黑道上的路子，花一大笔钱从军火商那里购买到新式武器，装备自卫队。坤沙的势力日渐强大，羽毛已经丰满，开始把眼光投向整个世界毒品市场。

不久，坤沙又与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接上了头。

山口组是日本势力较大的一个黑帮组织，近些年，山口组得到迅速发展，掌握了日本国内70%左右的黑道生意。其势力延伸到欧洲、美国等地。以前，山口组以走私军火为主，后逐步转向毒品走私。毒品走私的利润比军火更大，更吸引人。山口组做毒品生意，原先是从香港人手中买，再拿到日本销售。现在，山口组也把目光投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金三角。

坤沙以掸邦人最高的礼遇接待了山口组的二头目伊藤佐木。双方谈得非常愉快，在融洽的气氛中商讨了毒品的买卖价格、运输方式、合作条件等问题。

令坤沙感到兴奋的，还不仅仅是毒品交易的成功。经过谈判，山口组将为坤沙组织大量提炼海洛因所需的化学药品，为坤沙搜罗化学方面的人才，以增加海洛因的产量和纯度。

经过几次成功的合作，陆虞侯和坤沙都感到很满意，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牢固。为了发展更大的毒品交易，陆虞侯亲自带着几位随从，从香

港风尘仆仆赶来会见坤沙。

陆虞侯这次来找坤沙，心境与上次大不相同。他发现坤沙并非一般的毒品贩子，此人眼光远大，野心不小，极有可能独霸金三角的毒品市场。

两人见面后，陆虞侯表现得非常客气，对坤沙极为恭敬，并向坤沙提出增加海洛因和鸦片的供货量。同时，他在泰国的走私网络遭到破坏，运输不畅通，希望坤沙出面找泰方上层疏通关系。

陆虞侯的到来正是坤沙盼望的事。坤沙正准备扩大生产规模，就是陆虞侯不主动来，他也要去找陆虞侯商议这些事。

陆虞侯在弄亮寨待了两天，与坤沙谈得很投机。经双方反复商量，坤沙每月供应的海洛因到年底将增加到200公斤。

回到香港后，陆虞侯也不含糊，立即组织到大批提炼海洛因所需的化学药品，按双方的协议，陆续偷送到泰国，再由坤沙派人送回弄亮大本营。

陆虞侯一走，坤沙也立即动身，前往泰国的清迈，在离清迈20公里左右的一片小树林里，坐上差拔将军的私人轿车，直接驶进将军官邸大院，下车走进将军豪华的大厅。

差拔将军亲自把坤沙引进一间小客厅，热情地请坤沙坐下，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像一对老朋友。

坤沙拿起一只密码箱放到茶几上，轻轻地推给差拔，然后，端起茶杯呷了口水，说：“一点小意思，将军笑纳了。”

差拔将军笑了笑，熟练地打开密码箱看了一眼，没说什么，立即合上了箱盖。

坤沙便说了来拜访的目的，说自己开了几家药材加工厂，生意做得不错，只是在运输上碰到些麻烦，想劳驾将军疏通一下关系。

差拔心里清楚，坤沙所指的药材加工厂，其实就是毒品加工厂。双方心照不宣，一点就通，知道麻烦事出在何处。

不久，通过差拔的介绍，坤沙认识了差拔将军的姐夫，一位政府要员，并通过他的关系打通了海关。从此，坤沙顺着这条路子，不断与上层官员接触。坤沙出手大方，又有一副温文尔雅的形象，他很快在政府各界拉拢收买了一大批官员。

就这样，坤沙配合政府军灭掉了金三角十几个地方反政府武装，也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统治了几十万顷鸦片种植地；又通过与陆虞侯、山口组的合作，坤沙实际上掌握了亚洲最大部分的毒品生意，并开始逐渐控制金三角。

## 第四章 引狼入室 罗星汉果敢称雄

“鸦片将军”罗星汉穷困潦倒之际，结识杨二小姐，得到杨家重用。被政府擒获，利欲熏心，出卖恩人，从此成为果敢第一大毒梟，与坤沙结下了一世仇怨……

如果说坤沙后来创建了金三角最大的鸦片王国，那么早在坤沙之前，金三角的第一个大毒梟应该是罗星汉及其贩毒集团。美国《读者文摘》曾称罗星汉为金三角的“鸦片将军”。

罗星汉，缅甸掸邦果敢县人，生于1934年，据说是华裔。

从罗星汉的曾祖父起，罗家一直住在果敢，罗星汉的缅甸名字叫“畏蒙”。据说罗星汉十多岁的时候，替流窜在当地的国民党残军军官跑腿打杂，颇受喜爱，军官们一时兴起，给他起个“罗星汉”这样的中国名字。[此书分享微信jnztxy]

罗家是当地大户人家，属村中首富。罗星汉的父亲人称四老板，有四个儿子。罗家尤其善于经商理财，在本地属那种脑袋精明，颇有权势的显赫人家。

1948年，罗星汉从果敢县官立小学毕业。当时这个县的政权由华人控制。

每天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在县城小学的操场上，百余名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向着冉冉升起的青天白日旗，抬手敬礼，齐声合唱“中华民国国歌”。

当地的果敢人一直自认为是中国人。据传，他们本是华人的后裔，只是在1897年，软弱腐败的清政府屈服于强大的英国势力，通过一纸《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把面积约5.6万平方公里的果敢县割让给了英国殖民地缅甸。

掌握果敢县政权和地方武装的是杨氏家族，杨家本是由清王朝册封的当地世袭土司，果敢割让缅甸后，杨家又变为由仰光英国殖民政府世封的地方掌权者，仍是当地最大的家族。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正是杨家鼎盛时期，杨家的主人杨振财曾任日本投降后的掸邦财政厅长，他在果敢县的地方武装人员达一千多人。他的二弟时任果敢县长，兄妹八人都独霸一方，拥有自家的私人武装。

罗星汉从小就是村里有名的顽皮捣蛋鬼，打架斗殴，聚众闹事，手脚一刻也闲不住，满脑子耍弄人的技巧，总是惹是生非，不是打破了邻居孩子的头，就是砸破了别人的门窗。他的父亲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友善待人，总是补偿这浪子给别人带来的损失。他尽管对自己儿子花了不少的精力和钱财，却对儿子的教育毫无办法。最后才下了决心送罗星汉到县城读书。

在县城，罗星汉野马式的好动性格略微收敛些。离学校不远处的小